

## “女生节”高校条幅语言使用的批评话语分析与思考\*

◎ 朱蕾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 王慧美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女生节”作为一个新兴高校节日近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围绕其展开的话题也在多个媒体平台引起热度，其中与“女生节条幅”相关的报道最多。但在这些条幅中，“我校女生是我妈指定儿媳”“今天你不陪她过女生节，明天别人就带她过妇女节”等扼杀女性话语权或物化女性的言语却频频出现。本文收集了 283 则条幅语料，以条幅的语言使用为研究对象，剖析其背后的成因，并以范代克的语境模型为框架，从宏观层面对“女生节条幅”的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加以分析，试图揭示高校语境话语与性别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高校；条幅；女生节；语境模型

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性别意识“觉醒”的时代，大到学术界、艺术界，小至社交媒体的角角落落，女性的身份一直是关注的焦点。标语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涉及面广、形式多样的一种信息传递媒介，校园标语多用来宣传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行使规劝、庆祝等功能，而条幅就是校园标语的一种。各类标语作为直接产出的新鲜话语经常被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但高校处于一种对公众半开放的状态，高校中的师生领导通常被内部和外部看作是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接触到多所高校直接产出话语的机会，故校园标语并没有真正走入公众学者的视野。在众多标语条幅之中，近几年热

---

\* 通讯作者：王慧美

联系地址：天津市北辰区（300134）津霸公路东口，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子邮件：1466513060@qq.com

度颇高的一种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和讨论，热度升高的原因则来自一个新兴节日——“女生节”。

## 2. “女生节”与“女生节条幅”

关于“女生节”的来源没有一个明确认证的答案，但一般认为它最初起源于广东工业大学或山东大学，日期则是3月8日妇女节的前一天3月7日。朱峰、杨卫华（2011）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回顾了自1991年至2009年间高校“女生节”现象的发展，涉及63所高校，包括“女生节”活动发起的频次和频率、主要活动方式等，可见其发展趋势越来越广泛，形式更加灵活，形成了一定的活动范式和活动品牌，不再是一个小范围局限于校内的活动，已经成为一个被社会关注的节日。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女生节”，关联最多的词汇包括“祝福语”“礼物”“标语”“条幅”等。在“女生节”当天新浪微博头条中搜索“女生节”，可以看到超热话题“女生节条幅大比拼”，被推荐的和纳入的微博均来自经过认证、高校相关的官博，如“清北校园”“长春校园资讯”“四川校园事儿”等等。每年逢此节日，学生们会绞尽脑汁设计出有新意的标语，网友们也会对此表示好奇和期待，加之大量网友属于年轻一代，也都是大学生或相近年龄或曾经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这种条幅文化就如此传播开来了。

可以说没有网络和媒体的传播，条幅文化不会得到普及，但网络也直接扩大了条幅标语的读者群，在新奇和接受之后负面评价层出不穷。例如在2017年微博上“条幅大作战”这一栏之下，热度最高的回复是这样的：“很烦这种‘女生节’，含着对‘妇女’一词的贬义，以及‘一日之后变妇女’的恶意段子。法律上只要成年就属妇女。而且‘妇女节’本意并不是‘吹捧女性美妙/男人来捧场笑乐’，而是呼吁男女平权，打破职场压迫的苦难并平等获得报酬。”（见[https://weibo.com/a/hot/7552490383906817\\_1.html?type=new](https://weibo.com/a/hot/7552490383906817_1.html?type=new)）知乎上搜索“女生节横幅”，上百条问题如“如何看待某某学校女生节拉横幅语言赤裸”“校园里挂出的女生节横幅有没有构成性骚扰”等，也证明问题的严重。

鉴于“女生节”还属近几年新兴节日，关于其学术研究并不充分，在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出发的占多数。如朱峰、杨卫华（2011）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女生节”这一现象进行了活动分类并总结了其意义，给出反思；曾珍（2013）对“女生节”活动过程中的低俗现象，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和“女生节”表现现象，并提出需要对其进行必要且科学的危机管理；朱晓兰、杨嘉石（2017）则从文化传播方面对“女生节”这一节日的产生、发展、表征加以解释并做出反思。许多人认为“春风十里，不如睡你”这样的标语是男同学们公然的意淫，的确这样的标语

为了博人眼球出现的频率很多,不过究竟是条幅中哪些语言运用促使了问题的产生,这些条幅拟出的初衷又是什么,还需回到条幅本身。

### 3.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条幅语言使用研究

#### 3.1 语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近三年3月7日前后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相关照片,这些照片均由认证机构发出或有明确可寻来源,并将照片上所示条幅中的内容转写(使用特殊符号、图片等则还以其原有状态分析),形成283条条幅文字。总的来说,形式上条幅多是以正红色或其他纯色作底色,文字以白色普通常见字体出现,挂在两树之间或教学楼、宿舍楼等建筑上。个别条幅形式出新,如整个条幅被拆分成几部分贴成心形图案,上书“拉个条幅都是爱你的形状”,或将横幅倒挂“你的美令我神魂颠倒”等。语言风格上基本分两种,第一种偏向日常、网络化用语,第二种引用诗歌、古文等。本文结合系统功能语法及批评话语分析常用分析范畴,运用Fairclough三维分析模型描写(describe)、阐述(interpret)、解释(explain)的步骤,首先从及物性、预设两个方面分析条幅中具体的语言使用,再分析条幅语篇传播和接受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话语实践现象,继而以van Dijk语境模型分析框架作支撑,剖析条幅受众、所处环境等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 3.2 基于文字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

不论是人们的反应,还是发现问题后做出的评价或讨论,均是在“女生节”这一事件炒热后发生的一系列“女生节”话语。人们对于一些条幅的不接受,说明这些条幅中的文字确实存在问题。因此,本文希望首先回到条幅本身,利用批评话语分析的工具归纳和总结,找出问题集中出现的特点。既然高校中悬挂着的条幅直接授话对象是女生,那这些话语必然体现话语制造者对于女性形象和男女关系的理解。

##### 3.2.1 及物性

韩礼德(Halliday, 1994)认为语言的意义与其功能密切相关,这些功能可以概括为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及物性属于概念元功能系统下的分支,是其主要体现。及物性系统是一个语义系统,它试图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看、所听、所做”划分成有“参与者”“环境因素”介入的六个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以及存在过程(胡壮麟、朱永生等,2008)。及物性通过小句中的动词体现,虽然英语和汉语差异较大,汉语中小句的确定远远比英语复杂得多,

不过横幅中的句子碍于篇幅的要求多简短直接，没有太多特殊句式，因此本部分研究忠于谓语动词的原则，按照出现的谓语动词的数量来统计整理，过程的辨别依据经验和语法知识做出相应判断，每个过程出现次数及占比如下表：

表 1 条幅话语及物性过程分布表（按出现次数降序排列）

| 过程   | 关系过程 | 物质过程 | 言语过程 | 心理过程 | 行为过程 | 存在过程 | 总数   |
|------|------|------|------|------|------|------|------|
| 出现次数 | 316  | 190  | 87   | 34   | 26   | 19   | 672  |
| 占比   | 47%  | 28%  | 13%  | 5%   | 4%   | 3%   | 100% |

按照出现次数降序排列之后，很明显能看到关系过程和物质过程远远超过其他过程，而关系过程更是几乎占据总数半数。关系过程能最明显地体现出事物的状态和联系，在 316 则中，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均为以“是”字句出现的简明而语气肯定的内容，如“某校女生是我妈唯一指定的儿媳妇”“唯独你是草莓味”“挂横幅很傻，但为了某院女生，我们就是这样天真”等。“是”字暗含了作者和女生之间的一种关系，并默认此关系成立。在第一句中，作者指出该校女生已经是经过母亲同意并指定的儿媳妇了，但实际上整句话里并没有体现任何女生的观点，并不能看出她们是否愿意成为“儿媳妇”这样一种被提前设定好的角色。此外，此句还隐含了女生被挑选的被动地位。关系过程也常常被放置于从属关系当中，如“不管以后你是谁的女人，你今天都是我的女神”，这里女生同样处在被动地位，不管是“女人”还是“女神”，都是谁谁的，“是”字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从属关系，男性则被默认是不平等关系一方的拥有者。

物质过程方面，大量的实义动词出现在条幅当中，主要表达出说话者想要接下来发生什么。如“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回三教上自习”，简明扼要地告知读者此条横幅的目的动作，相比关系过程会来得更实际一些，语气诚恳。但动作的表达则更容易染上骚扰之嫌，比如“约”“上车”“要你”等。更有像“直到令堂同意了就绑你走”这样的使用，“绑”字本是贬义动词，常常用在“绑架”“绑匪”等不好的事件中，且女性大多肢体力量与男性抗衡处于弱势的状态，“绑”字既没有给女生选择的空间，也没有留出反驳的余地。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则是将作者所想或他人所想转述至文字，比较直白，“祝广告一班女孩子们节日快乐”“我想带你一起去五道口蹦个迪”；行为过程表达着对女生的感觉和看法，“有你我们都不怕”；存在过程近似关系过程，不过汉语中不常出现“存在”“发生”之类的明显表达词汇，更多使用偏隐晦的存在假设。

### 3.2.2 预设

预设分为语用预设和语义预设，其中语义预设是静态的、逻辑的、抽象的、摆脱语境之外的，但语句通常是在具体环境中使用，因而引出了语用预设。何兆熊（2000）对

预设进行了详细的三种分类：第一、语用预设指的是言语的语境所做的设想，即在自然语言交际中，每当说话人使用一句话时，他总是对语境持有一种设想；第二、语用预设是施行一个言语行为所需要满足的恰当条件；第三、语用预设是交际双方所共有的知识，或知识背景。

在语料条幅中，或许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许是为了增加新意，能够发现大量的预设。通常会有一个假设场景或情况提出，后面紧接着撰写人会如何做或如何想。比较直白的假设会以“如果”“要是”这样的词汇开始，如“要是他欺负你的话就告诉我”“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会原谅你”这些看似语气强烈的假设，实际明确传达给读者这些前提并不一定会真实发生，具有一定的夸张成分。还有字面并不直接，但实际语境已经预设给出的，如“找不到工作，我养你啊”“我要连任做你们的蓝朋友”“直到令堂同意了就绑你走”，这些话语释出的同时就预设了大背景，第一句中的女生找工作不容易，第二句中“连任”意味着现任也是这个男生，第三句令堂同意了什么，通常涉及父母的多为婚姻问题，而又为什么要“绑”走。

如上文提到，每当说话人使用一句话时，他总是对语境持有一种设想，这些我们能读出的预设就体现出了这种设想，而透过这层设想我们又可以看到说话者的意图。在问题条幅中，说话人预设出的场景多伴有刻板印象，如女生必须结婚生子、女生柔弱需要被保护等一些传统、默认为事实的知识背景。这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并不完全相符，而且在建立预设的环节当中，完全是说话人单方面建构话语环境，女生的话语权仍被默认为零。

#### 4. 话语实践层面的语言使用分析

在所研究的条幅中，更多的语言特色不单流于文字层面，而是更偏于在话语实践过程中产生。费尔克劳 (Fairclough, 1989: 22) 认为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过程，话语的社会过程受社会其他 (非话语) 要素的制约。在条幅生成之后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融入社会认知或传统认知的语言使用特点，如拟物化、自我认同、网络化、地区化等，本文着重分析前三者。拟物化是指在使用比喻的同时以物品或固定女性身体形象形容女生，所使用的惯用语句来源于社会环境下的刻板印象，是其代表，也是其重新强化的助手；自我认同是利用读者与作者间的社会关系赢取认同；网络化则是生成条幅带有当下语言现象发生的特殊时代特点等。

#### 4.1 拟物化

拟物化 (objectification), 简单来说就是将所描述的人或事与可用价值衡量的物品相关联或等同的一种思维方式。弗雷德里克森和罗伯茨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并认为女性常常被安置到此概念下, 以女性的外在而不是内在迎合观察者的视角, 此视角多带有性意味。涂娅琴 (1996) 总结中国社会女性物化的表征主要有: (1) 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2) 服侍角色的扮演; (3) 私有财产; (4) 作为摆设和玩物的存在。今天的女性在各个方面均希望处于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但由于千百年文化中许多不合理的存在潜移默化渗透至今, 物化痕迹依然或多或少存在。

在本文所研究的条幅中也有明显拟物化或把女性与物品相提并论的现象, 如“清芬的香锅好还是丁香的香锅好? 还是某校的妹子好!”“不要兰博基尼, 不要法拉利, 我们只要你”“某校女神, 烈焰红唇”“养育生命的不仅是培养基, 还有你们”。前两条条幅中分别将女生与“香锅”“兰博基尼”“法拉利”相提并论, 仿佛女生如同商品, 可以与其他食物、跑车相比较, 以色香味或价格来衡量。后一则中将“烈焰红唇”这一局部身体部位代表女生整体, “烈焰红唇”是性感的代表, 其本身也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似乎如此打扮才会变得性感, 赢得男性欢心一样。在物化女性的同时, 类似这样的条幅也在给公众传达一些信息, 再次对受众脑中刻板印象加以强化, 所以“烈焰红唇”“s 型曲线”“小鸟依人”等等形象还会继续成为人们希望女生成为的样子。最后一则条幅将女生与“培养基”相比, 看似赞美女性养育生命, 但“培养基”并没有感情和生命, 仅为生物仪器, 感觉不到疼痛, 一个实验室里或许有成百个培养基安静地培育出无数个生命, 所以这之中难免会读出将女性作为工具之嫌。

实际上这些刻板形象带来的语句也可被视为惯用语句 (topos), 语言使用者会提出一些由前提和结论组成的惯用语句, 进而引导读者的逻辑思考 (Bowell & Kemp, 2002: 8)。“烈焰红唇”等名词的使用潜移默化引导读者认同这些惯用语句。在上述四则横幅中, 表面上看, 条幅制造者均将女生地位抬高, 高于之前列举出的一项物品, 但这样的假设一开始就是不应该成立的, 在抬高女性形象表象下实则是对女性形象的物化和刻板形象的强化。

#### 4.2 自我认同

与预设目的相似, 有些条幅中说话人并没有假设自己和女生的所属场景, 而是明确拉近同校或同年级这种亲近关系, 或利用内部知识获取好感。这些横幅通过与对方博取共鸣, 拉近关系, 本是十分有新意、有趣的做法, 像“ $Mg+ZnSo_4=MgSo_4+Zn$  你的镁偷

了我的锌”“我愿意，保护你，无期徒刑”（来自某校法学院）。但如果用力过猛，夸张过度，就会有骚扰成分，适得其反。读到此类条幅时，读者容易倾向于自我认同（identification），因自己也是这个特殊团体中的一员产生共鸣乃至认同条幅内容，而忽略不恰当的表述。如“我想和你一起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来自某校马克思学院）、“占比40%的小姐姐们，你们是我们学游泳的强大动力”“7班女神，以后你在上”。

### 4.3 网络化语言的使用

作为网络时代的中坚力量，高校中的年轻人必然会将网络特色带到“女生节”这个新兴事件当中，但网络用语的非正式性，或多或少会为条幅带来麻烦。“小猪佩琪身上纹，某班妹子社会人”“emmm，想你想你想我”这些利用流行用语或流行文化的横幅均很讨喜，但“春风十里，不如睡你”“某院女神们，上车吗？”“约！”就仿佛适得其反。横幅是以一种正式的表现方式呈现在公众视野下的，虽然网络也属于公开环境，但由于绝大多数人处于匿名发言的状态，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随意发言，但校园绝不属于这样的环境，说话人将如此话语放到大环境之前就应当考虑到场合问题。将条幅留在校园的同时，高校或者说高校相关监管部门也默认了这种行为以及所展示的内容，挂条幅这一举动已经不属于个人行为。此外，某些带着“污”文化的条幅，与消费文化的腐蚀、自我欲望的不恰当表达也都有关系。但在收集到的近三百条文本中，带有刻板印象或庸俗成分的仅为部分，大量诙谐有趣、暖心的条幅诸如“巾帼女神教师大，沉鱼落雁月羞花”“谁说女子不如男，女子各有半边天”、上文中“你的镁偷了我的锌”等等，都是这个节日存在有意义的佐证。

## 5. 基于语境模型的社会实践分析

所有语言均是在一定条件下产出的，即话语所处的环境，亦即语境。van Dijk 从认知角度对语境（context）进行了再定义，即“一组可能与文本或会话的产生、阐释及运用有关的、有组织的社会情境”（van Dijk, 1998: 211）。他认为社会情境与话语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语言使用者的“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直接影响了话语的产生和延续。语境模型的概念来自心理模型（mental model）——某个事件、动作、情况认知再现，属于心理模型的一种，或者说是人们对于相关社会活动（社会上发生的、交际或交流上的）的主观阐释或参与（van Dijk, 2008: 24）。语境模型对于话语的影响也并非静态，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依据所处语境的变化不断对自己接下来的表达做出改善。

语境模型的构建来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知识 (van Dijk, 2008)。每个说话人当前所处情况下知识的多少就决定着这个人语境模型的大小。有些知识如社会重大事件,基本上人人皆知,所以不需直接提出就默认为话语发生的背景。还有一些仅限于某些组织、团体或对话双方了解的信息,甚至仅说话人自己在之前积累到的信息或经验。其他可以对语境模型进行塑造的因素还有说话人的意图、释话人的身份、会话的性质、所处地点等等。对于实际语料分析,语境模型的概念仍显宽泛,为此,范代克提出了一套分析模式:

- 背景: 时间 / 时间段; 空间 / 地点 / 环境
- 参与者 (自己, 其他人)
  - 交流角色 (参与结构)
  - 社会角色类型, 成员或身份
  - 参与者关系 (如权力关系、朋友关系)
  - 共享的、社会的知识及信仰
  - 意图及目的
- 会话或其他动作 / 事件 (van Dijk, 2008: 76)

将“女生节”条幅话语事件嵌入此分析模式: 宏观语境下整个条幅事件是在校园和媒体可以涉及的社会范畴内发生的, 主要社会事件即为“女生节”这一新兴节日, 参与者可涉及校园内部人员及任何接触到条幅内容的读者; 而具体语境下此事件背景则发生在每年3月7日前后各大高校内, 参与者为各大高校学生, 以学生的社会身份参与庆祝者与被庆祝者的交流, 目的是对“女生节”的庆祝。此外, 其他相关联的事件可能还会有社团间的人气竞争、个人朋友间的私人事件等。

从日期开始, 抛开像网友提出的庸俗层面意义不谈, 3月7日这区别于三八妇女节的“女生节”实际更受到女生本身推崇, 更多的人选择去过“女生节”而不是“妇女节”, 因为她们认为“妇女”这个词不能代表她们。“三八”已经不仅只代表日期, 更多地被用来表示“愚蠢而又啰唆”的意思。“妇女”一词或多或少被挂上了贬义的污名, 好似传统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妇女, 直接导致了年轻女性对妇女的排斥。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节日也完全丧失了社会抗议的性质, 而成为社会对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妇女的照顾 (闫安, 2010)。年轻女性期待证明自我价值, 打破旧有观念, 所以更希望摆脱这个老旧的称呼, 可见“女生节”这一节日和想法是受到接纳的, 而“女生节”话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

为是“妇女节”话语的“反话语”。

回到对话参与者本身，由于“女生节”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节日，女生可以自己庆祝或成为被庆祝的一方，男生则认为要主动向女生表达关爱，这也就导致了大部分出现的条幅都持着男性口吻，默认写给女生，不论是全校女生（如“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全世界，才能和动科女神同校”）、某班女生（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无67班女神们的横幅”），还是某位女生（如“祝徐姐姐、刘姐姐、梁姐姐、李姐姐长命百岁芳龄永绝”）。虽然大背景都是要表达祝愿，本是在同一情况下撰写出的条幅，同样的语境应由同样的语境模型操控，但每个人受到的教育、吸收到的信息不同，因此每个撰写人的语境模型都和理想型有所偏差，传统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就有可能体现到这些横幅当中，例如“找不到工作？我养你啊！嫁不出去，我娶你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等。但实际上，条幅撰写人通常并不是真的有恶意，而是在真情中流露出他们对于性别关系的理解，有些理解并未达到男女平等的程度。宋少鹏（2016）就“女生节”问题找到15名男女学生进行了讨论，在记录里，所有同学都表示“对于性别中的主客体权力关系似乎并不敏感”“只是想表达一下男生对女生的爱护与倾慕之情”“趣味性”“没有恶意”“一种秀出来的优越感”，还有的学生考虑更多的是院系间热门话题的隐形竞争，比如校园内各社团各学院公众号的人气比拼等。可见虽然在网络和媒体的推引下，很多人选择去争抢以最有新意的方式献出祝福，但大多数同学的初衷确实是好的，“女生节”的开展也确实具有促进两性间交流、和谐发展的意义，同时也是校园性别文化建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但对于此事件的分析并不能拘泥于具体语境，宏观看来校园不仅是由男女学生或者说年轻一代组成，还有不能忽略的老师、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等等一系列各年龄层的社会成员。而校园也并不像秘密机构一样完全封闭，社会上不同人士得到允许均可踏入校门，那么这样一来，条幅这样本就不私密的公开话语表现方式的受众就变得更加广泛了。再加上网络媒体的报道或转载，来自社会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读到对女性形象表述不够得当的条幅，反应必然不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网络上“女生节”如此火热。本是同学之间无心的玩笑被学校以外的公众看到引起大范围的争议，在公众的眼里通常并不会将对话双方细分到个人或者某班同学，对其而言只有男生女生两者之分，玩笑中的问题也自然会被扩大化到两性之间。

每个独立思考的话语受众所持有的知识量不同，这或多或少导致了对“女生节”条幅反应的褒贬不一，虽然大家各持己见，但大方向上一定会有支持条幅内容和反对条幅内容两种不同话语，这两支话语簇也是在不断斗争的。负面评价的累积导致了支持话语的倒塌，二者之间话语斗争的结果意味着传统的男尊女卑、物态化思想遭到摒弃，因此

若是要将“女生节”更好开展，条幅也需向大众认可的方向改进。网络扩大了本是校园内同学、朋友之间的半封闭语境，于校园内挂出条幅的同学也需跳出小的环境，根据人们的反馈动态地调整接下来的内容，意识到条幅上文字的社会意义。

## 6. 讨论——错位的再情景化

话语分析的研究不仅仅分析研究一句话的词法、句法，更侧重于从语用的角度来探究、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言内言外之意。韩礼德（Halliday, 1994）认为语言是一个意义潜势系统，任何语篇都是语言使用者在特定语境中根据不同目的从这一体系中所做出的选择。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约定俗成的，用什么样的形式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意义。

“女生节”条幅常以“示爱”的方式出现，如“今天全班男生的爱，只留给你一个人”“不经意间把你导入我的心，就再也无法导出了”“调尽所有频率，只为找到爱你的波形”等等，而条幅中所表达的这份爱，在这样的公共话语条件和节日语境下，不言而喻并不是有所特指的，应理解为“大爱”。学者如邸晓星、李海燕（2017）也认为这里“秀”的恩爱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性爱或情爱，也包括含义更广泛的友爱和无私奉献精神。因此，个别露骨或过于直白“示爱”的条幅，是由于条幅作者仅留于“爱”的表层通俗意思，并没有看到深层意义。

校园是学生接受德育教育的主要场所之一，除了课堂上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很多无形的非强制性的耳濡目染（正如条幅），也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前文已经提到学生并不是这个社会事件的唯一影响者，更广泛的社会意义需引起注意。学生们看到人们的负面评价第一反应是“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的初衷也确实好的，这个变了味的过程，实际是一次错位的再情景化。某些问题条幅里确实语言粗俗，会被判断为性骚扰。私下同学间互相开玩笑实际上带有性意识的词汇大多被去性别化了，只是类似段子的打趣。但以条幅的形式搬到社会中，同样的话语就变了味，情景和受众均不再相同，再情景化变得错位。

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Pierce, 1992）认为，“符号的有关因素除了能指、所指之外，还有解释者，符号使用所要达到的效果与解释者密切相关，概念和意义的明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效果的达成”。“三八”是一个符号，“三七”也是一个符号，每个解释者解释方式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传达出的新的符号也就不相同。由于对于公共条幅上文字内容的限制不是十分苛刻，没有明确的条款或者法律约束，人们对于“表达爱意”这一概念的意义都是出于自己的理解。整体来讲，所有人都清楚在这一天爱意的表达需要在一

定可接受范围内进行, 需要有一个度, 而这个“度”的边界也确实是模糊的。

所以, 为了避免类似性骚扰或有损女性形象的内容再出现, 更好地开展“女生节”活动, 说话人与释话人都需要对这个度增强意识。女生要增强自己的辨别意识, 不仅是在校园中、在社会中, 隐含的物化话语和言语骚扰都是需要主动说“不”捍卫自己身份的; 对于条幅的作者, 无论男女, 都有必要对自己的语言使用进行反思和审视, 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庆祝这样一个节日; 另外, 针对已经出现的含有粗鄙话语的内容, 高校管理者有必要加强监督, 意识到“女生节”条幅在维系和改变男女性别关系中的重要性。

#### 参考文献:

- Bowell, T. & G. Kemp. 2002. *Critical Thinking: A Concise Guide*. Lond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Fredrickson, B. L. and Roberts, T. A. 1997. Objectification theory: Toward understanding women's lived experience and mental health risk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 173-206.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 Pierce, C. S. T. 1992. *The Essential Pierce (vol. 2)*. Edited by Houser, Nathan & J. W. Christian Kloes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 A. 1998.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van Dijk, T. A. 2008. *Discourse and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邸晓星、李海燕, 2017, 高校女生节的性别文化思考,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第6期, 98-103页。
- 何兆熊, 2000, 《新编语用学概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 2008,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宋少鹏, 2016, 身份认同与校园节日: 高校女生节的讨论, 《妇女研究论丛》, 第2期, 88-101页。
- 涂娅琴, 1996, 女性的物化现象及探源, 《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21-24页。
- 闫安, 2010, 新世纪校园“女生节”文化生成的社会学分析, 《出国与就业(就业版)》, 第8期, 96-97页。
- 曾珍, 2013, 大学“女生节”现象的社会心理学思考,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10期, 16-17页。

朱峰、杨卫华, 2011, 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高校女生节现象研究,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第 2 期, 5-12 页。

朱晓兰、杨嘉石, 2017, 人造节日的文化传播分析: 以校园女生节为重点, 《新闻研究导刊》, 第 16 期, 273-274 页。

### **Analysis and Thoughts on the Language Use of “Girl’s Day” Banners**

Zhu Lei,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Wang Huimei,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bstract:** As a new festival emerged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Girl’s Day”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Relevant topics also have been publicized by several media platforms. Among them, “Girl’s Day Banners” have been most extensively reported. However, in these banners, “My mother said she must have a girl from our school as her daughter-in-law”, “If you don’t accompany her on Girl’s Day today, tomorrow someone else will celebrate Women’s Day with her” and other messages that hold stereotyped views or put females in a passive position to speak frequently appear. This paper collects 283 banners as corpus, taking the language use of these banners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van Dijk’s context model as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of Girl’s Day banners from a more macro level, trying to reveal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discourse and gender reality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banners, Girl’s Day, context model

#### **作者简介:**

朱蕾, 女,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批评话语分析。

王慧美, 女,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批评话语分析。